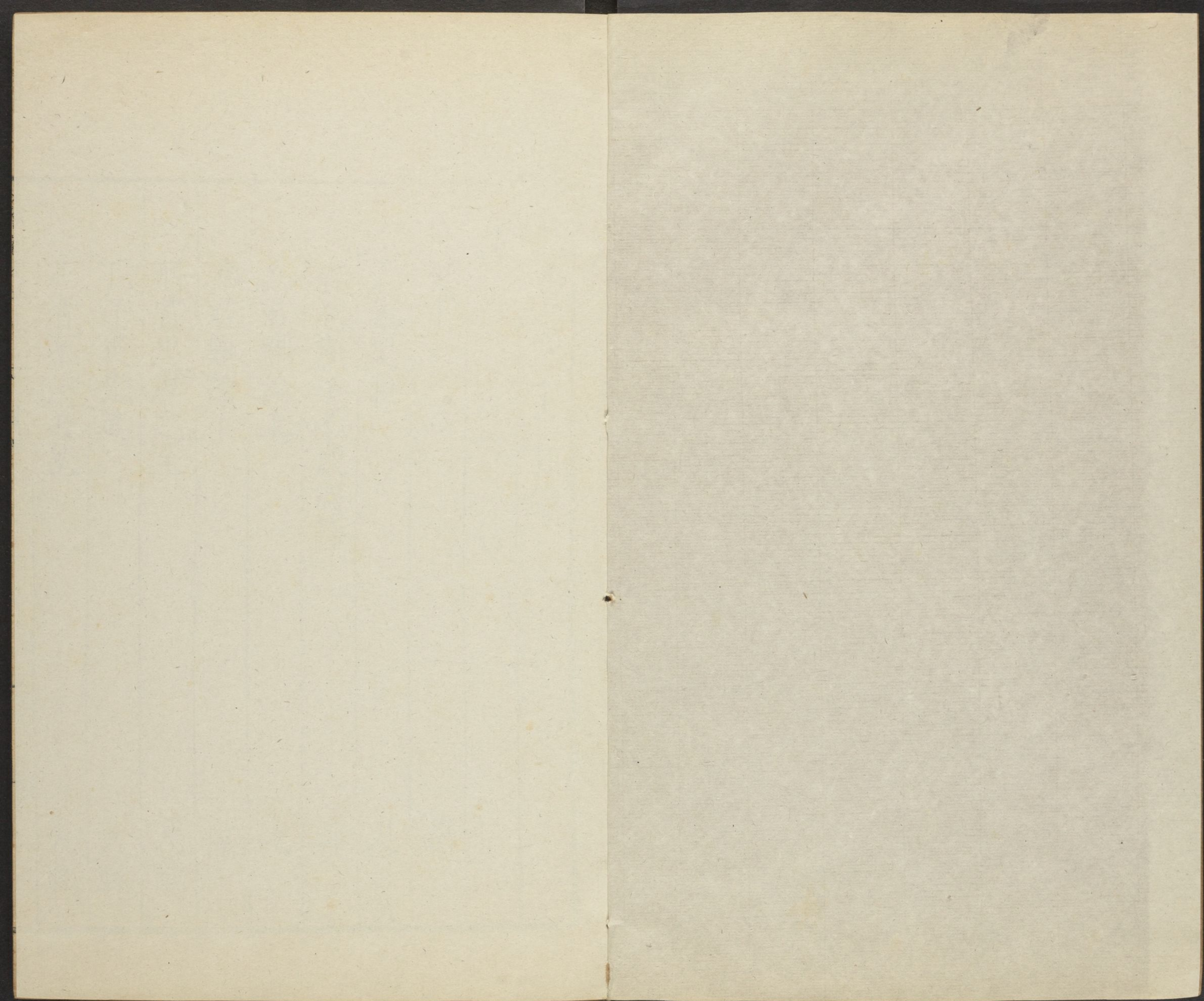


15238.07/0623

五



文編卷之三十二目錄

論

天下

莊

六家要指

史公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

為君難論上

歐

為君難論下

歐

刑賞忠厚之至

大蘇

孔子從先進

大蘇

王者不治夷狄

大蘇



王者不治夷狄

小蘇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大蘇

劉愷丁鴻孰賢

大蘇

劉愷丁鴻孰賢

小蘇

形勢不如德

大蘇

物不可以苟合

大蘇

非禮之禮

王

申法

老蘇

御將

老蘇

田制

老蘇

思治

大蘇

文編卷之三十二 論

武進 荆川 唐順之 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 姜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 塾江湖 帛 子行 校刊

天下 莊

叙方術處二步進一步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

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

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
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
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
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
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
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
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
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
固不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
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

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
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
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漚洪水決
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
數禹親自操橐相而耜雜天下之川腴無肢脛無毛
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
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跋躄爲服日夜
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
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
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

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臆偶不作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股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眴合驪以調海內請

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
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
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
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
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髀無任而笑天下
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
物死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
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
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

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口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
於理是以終身無譽其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
用賢聖夫塊不失道家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
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
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
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
而不免於魮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辯不免於
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
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
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
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
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
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
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
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
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
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
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

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
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
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
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責
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
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犴無傷也
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
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
弘大而辟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斲芒
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
言也不中麻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
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
與澤平日方中方倪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
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
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
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辨者天下之辨者相
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 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

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
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
杓飛鳥之景未嘗動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狗非犬黃馬驪白狗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槿日
取其半萬世不竭辨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桓團公孫龍能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
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
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
口談自以為最賢日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
方有倚人焉日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

文編卷之三十一
七
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墮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蝨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六家要指

史

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

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

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

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椽椽不斲飯上簋飲土釧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疆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

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
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
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
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
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
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
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
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
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廼不生賢不肖自分

白黑廼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廼合大道混混冥
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
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死者不可
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
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
下何由哉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
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
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

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非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后爲過也生於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

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

爲君難論上

歐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群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

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符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茂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

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符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

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日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

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
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
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
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
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
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
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
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歐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
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
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
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
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
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
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
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
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
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
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

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

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

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
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
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
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
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
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
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刑賞忠厚之至

大蘇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
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
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
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
新故其吁俞之聲歡怵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
康旣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
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戚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
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
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臯
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
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
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旣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

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
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
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
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
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
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
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
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
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

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
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
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
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
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孔子從先進

大蘇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
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
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疆其國者也

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
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
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疆國而能霸者
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
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
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
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
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
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
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

合甚矣鞅之懷計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
不足以帝且王哉以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
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術之君旣不能是矣則舉其
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召具帝王之畧而每見輒
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
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
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
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
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
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

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水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

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旣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王者不治夷狄

大蘇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

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
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
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
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
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
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
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
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
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
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
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
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
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
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
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
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
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
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
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不足
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

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悻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王者不治夷狄

小蘇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爲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爲迂濶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經書公及戎盟於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爲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於潛也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

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
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予奪者公之及戎盟
於潛是無褒貶予奪者也而休欲必爲之說是以其
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哉王者不
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
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
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
事是也有拒絕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却匈奴
之事是也此三者或制之焉或不能制之焉然皆所
以適吾中國之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此所以治
之之大要也今日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
域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
文王凡有所以伐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
休之說施之於中國疆盛夷狄暴橫之時則將養寇
以遺子孫之憂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
爲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勞弊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
之說無施而可也蓋聞之聖人之於夷狄也吾欲其
來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其去則
拒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夫如是故其伸
縮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聽其自來而自去也耶此

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者曰孔子之於春秋亂始以治天下當隱桓之際未暇遠畧故先書晉滅夏陽不書楚滅穀鄧夫穀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至者尚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于潛是記事之體而何休之說妄也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大蘇

爲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

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爲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疆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

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爲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爲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爲正之則世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僞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苟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歿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苟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

文編卷之三十一
論
不然則苟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劉愷丁鴻執賢

大蘇

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已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
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
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
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旣爲已慮
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已爲君
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
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
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

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
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
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
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
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
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
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
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
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後天下有一國
皆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

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將亦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主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讓其弟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歎也

劉愷丁鴻孰賢

小蘇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讓之爲名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爲此姦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知伯宣子穆子中心誠有愧於彼二人者是不若之讓也

舜之命禹也讓於臯陶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夫
臯陶之不能當禹之任朱虎熊羆之不能辦益之事
亦明矣然猶讓焉者是所謂相援之讓也夫使天下
之人皆讓其所不及則賢材在位而不肖者不寧皆
能以相推則賢者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
下之大善也至於無故之讓則天下之大不善也東
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當襲父爵而以讓
其弟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
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
有優劣焉劉鄧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

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鴻之所以爲賢於
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讓而欲竊取其名以自高其
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則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
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於不義者丁鴻之心
也推其二心而定其罪則鴻在可恕而愷爲可戮此
真僞之辨也賢愚可以見矣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
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末世徇其
名而昧其致則詭激之行興矣若夫鄧彪劉愷讓其
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夫君
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未悟者立

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
開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存乎忠愛故能終悟而從
義異乎二子之徇名者也嗚呼世之邪僻之人苟冒
天下之美名以僥倖天下之大利自以爲人莫吾察
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爲天下不可以不
貴君子之論也

形勢不如德

大蘇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
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爲形
勢雖疆要以仁義爲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

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
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
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歡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爲君臣
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
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
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爲寇讎疆者起而見攻智
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之時君
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
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
謂善爲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

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爲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有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之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爲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爲之備患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物不可以苟合

大蘇

昔者聖人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

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勸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

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襲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居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

相襲也生以居於室死以塋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
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
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畫居於內而君
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
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
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游之樂而嚴其射御食飲之
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
而待介紹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
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不可以爲而止則君臣
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
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
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
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濶也又曰嗑者合也物
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畫矣

非禮之禮

王

古之人以是爲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
禮也古之人以是爲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
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爲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
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認認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
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

同於古人之迹而異於其實則其爲天下之害莫大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爲不善而湯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爲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爲蔽一而其爲天下之患同矣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達於時事之權變則豈所謂湯武哉聖人之制禮也非不欲儉以爲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禮之奢爲衆人之欲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爲非禮也蓋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常而孔子之事爲禮之權也且奢者爲衆人之欲而制也衆人能儉則聖人之所欲而禮之所宜矣然則可以無從乎使孔子蔽於制禮之文而不達於制禮之意則豈所謂孔子哉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釋者曰非禮之禮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非義之義若藉交以報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中人之所不爲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爲乎嗚呼蓋亦失

孟子之意矣

申法

融如監鐵中古今之異一段

古今分欵 老蘇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幸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畧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出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

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為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于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鸞履既為其大者又為其次者又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

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縷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竒貨之蕩民且哀夫

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

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歛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_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_幸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翫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御將

老蘇

累層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

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跡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啼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福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况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

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旣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拆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

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
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
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驎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
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驎者其志
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
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
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
騏驎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驎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
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
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

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
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
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
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
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
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
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
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
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
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

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田制

老蘇

田畝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

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也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羊廛周之盛時也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歛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剥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

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
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
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
間而後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
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
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
疆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
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疆之利猶且不可
而况富疆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
則彼以其半而供以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

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
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况
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
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
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
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
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
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
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
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

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旣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洫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

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塗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

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
因遂申定其制度䟽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
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
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
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
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
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
三年而犯者沒入官矣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
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

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
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
者但使後人之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
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掌已過
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
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
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
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
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
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此說亦不可行蓋後世隱蔽疏畝之弊多也

思治

自戰國策來

此文蓋作於嘉祐以前

反覆

大蘇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厭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

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疆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疆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疆

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

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常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

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
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
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
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
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
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
此猶適千里不資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
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
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
世之後子孫之疆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

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
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
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
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
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
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
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疆如
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
之以專達之以疆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
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

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彊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知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

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瞽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撻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

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為既已許
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
得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
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
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
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
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為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
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况於
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
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

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
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
人可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
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
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
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
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
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
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
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

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
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
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
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
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
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
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臧任子
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
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
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說曰發
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疆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
國而已雖比取契丹可也

文編卷之三十二 終

